

江苏文艺出版社

初
田

住

情 深 留 住 梦

席
絹

总策划/王戈

主 编/阡陌

席绢最新书

留住深情留住梦

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苏)新登字 007 号

留住深情留住梦

作 者: (台湾) 席 绢

责任编辑: 李荣德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 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20, 000 199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957-3/I·909

定 价: 8.00 元

(购买时请认准封面左上角之防伪标记)

情系·情牵·情柔相伴

□ 84 86

赚尽了大陆无数少男少女眼泪的席绢，又有新作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前几天席绢来信告诉我：她的这六部新作《偏偏遇见你》、《你深情的双眼，有泪》、《情迷俏冤家》、《为爱说句谎言》、《溜住深情留住梦》、《一千个爱你的理由》，是她在熬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累死了多少脑细胞，用饱蘸着泪水的笔，直写得“江郎才尽”才完成的作品。并希望我向大陆广大读者特别推介这六部“最新力作”。

我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一口气拜读了席绢小姐的这六部新作，真有些爱不释手。席绢小姐以前的“亚武侠”爱情小说充满了侠情，有点武侠味，而且有的还带有某些魔幻成分，而这几部作品却不同。她妙

笔一抖，一个个充满浪漫情调的现代爱情故事，跃然纸上，引出了一串串娓娓动人的情爱故事，奏出一曲曲美妙动人的爱情乐章。就连我这个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半老头子看到书中那一对对“酷”哥靓女为爱所动、为情所困、令人魂牵梦绕、荡气回肠的挚爱情节，也不由地为之感动得掩卷长思，尤其是席绢那挚爱情真的描述，拨乱了我的心绪，翩迁忆想化作片片美梦，令人沉醉。

各位读者，读了席绢这六部最新作品会使你醉到什么程度？书中那一对对痴男情女感人肺腑的动人故事将赚尽你多少眼泪？细读完你就知道了。

喔！差点忘记告诉你们：

席绢在来信中特别指出，读者朋友们要以非比寻常的轻松心情来阅读这几本新作，到她所编织的情爱交织、精采纷呈的爱情世界中来施行——凡事不必太认真！（这才符合席绢的调调）。

游笔到此，好像该说的都说了，又好像有点竟犹未尽。我相信，席绢小姐的这六部新作一定会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一九六年七月于金陵

A

这已是我到玛撒马拉第六天。

以往的五天，每天我都肩扛数十斤的摄影器材，奔驰在原野上，这一片非洲“肯雅”面积最大的“野生动物园”里，兽踪万千。

但我始终未见到我要找寻的目的物——野豹。

我接受出版社给我的这一项使命，前往非洲原野拍摄野豹照片。本以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事实恰恰相反。

玛撒马拉是野兽聚集之处，这儿没有围墙，没有篱笆，野兽任来任往，只要想拍摄野生动物，随时随地拈来，简易之极。

各种野兽之中，这儿有“五大”：非洲象、狮子、犀牛、河马与野豹。

过去五天中，我整天在原野奔驰，“五大”中，我已见了“四大”，拍摄了的菲林足有千张。但是，始终没法见到野豹的影踪。

我十分失望，替我开车的响导阿林更加担忧。

我只雇他一星期，连人带车，第一天我已经对他

说：“我要看豹，我要豹的照片，其他的你不必理会，我一定要拍野豹。”

结果，事与愿违。

看到的仅是其他的兽踪，却偏偏不见野豹的踪迹。

阿森面带忧疑，边驾车边用双眼在草丛中乱搜，这第六天已到了黄昏，看情形又是失望的一天。

我只限自己到玛撒拉七天，出版社所付的费用已属相当慷慨，但一星期在非洲原野上拍照的费用也惊人地昂贵。

看情形，是不会有奇迹了。

夕西下时，原野上呈现一片深上比，阿森才说声：“对不起，没运气。”

我们又驾车回程。入黑之后，这一带严禁驾车在外部行动，我们只能失望地回到设于原野的酒店。

玛撒马拉周围，共有十家酒店，都是为前来观看野生动物的游客而设的。有的相当豪华，有的富有当地色彩。

我住在“MARA SOPA”酒店，全用非洲式茅屋建塔，沿山谷而建，景色如画。

夜里，酒店大堂的壁烧燃起柴火，灯光柔和。

大餐厅内充满鼓声叫声，玛撒土夫正在表演上风舞。

住在这酒店的头几天，我觉得这儿是人间天堂。

事事都新奇有趣。但是在第六天，我已兴趣尽失。

看来，所想拍的照片已经无望，只能回去交白卷了。

想到所耗费的冤枉钱，出版社老板的脸色必会紧绷着，日子不会好过。

取着手中混“汤力”的松子酒，我独自坐在火炉边。

大堂里没有其他人，住客都聚在餐厅看表演。

大堂静寂，只有壁炉内的柴火有时发出一两声“劈听”声。

“你在这里将有一个星期了，你不闷吗？”突然一个声音在问。

我先是一怔，这是中国话。

抬起头来，我又是一怔，一个年轻美丽的少女，我竟从未在酒店见过她。

“你住了五、六天了吧？”她侧头打量我，这样问。

“嗯，五、六天了。”

“难怪你闷了。”她摇头：“通常远客只到玛撒马拉住一晚，最多两晚，你住五、六天，不厌吗？”

我苦笑。

她以为我是来享福的，在这儿平白住一星期。她必然以为我是富翁。

“厌、闷，我憎恨这个地方。”我喝口酒，咬牙

说。

“还不走”？

“还有一天就走。”

“我见到你天天一早由响导载你去看野兽。”她说：“你有许多照相机扛在肩头，你一定很喜欢野兽。”

“不喜欢野兽。”我说：“但我要找饭吃。”

“哪一行？”

“摄影师。”

“难怪了。”她向我一笑：“拍了五、六天的野兽，还未拍够？”

“全拍遍了，那些全没有用。”我耸肩：“我想要拍的，始终没拍到。”

“你想拍什么？”

“豹。”

“这儿豹有两种，”她说：“是猎豹还是野豹？”

“野豹。”我回答。

“难怪，这就难了。”她站起来，在我侧面的座椅起来，又在大炉边坐下。

当她靠近我时，我发现她是个惊人的清丽女孩子，脸上丝毫没有化妆，头发用橡皮筋束在脑后。

她一身错装，似乎也是来看野兽的。

“这里五大野兽之中，豹踪最难找。”她说：

“看到‘四大’的人多，看齐‘五大’的绝无仅有。”

“为什么？”

“豹踪难找。”她说：“非洲象成群，最易见到；河马伏在河底，找到河就能见到河马；犀牛近视，车子经过它边，它都未必能避；狮子吃饱就晒太阳，这些都易看到。”

“我全见过了。”

“但是野豹最难找。”她说：“到这里来的人，十有八、九找不到豹踪。”

“必有原因。”我问：“是吧？”

“豹白日匿藏在树上，根本难以寻找。”她回答：“它们爱在夜间觅食，但是玛撒马拉夜间不准在原野行动，那你又怎能找到豹？”

“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机会少，要碰运气。”

“我非要找到野豹不可。”突然，我说：“不然，我难回去交差。”

“哦。”她打量我：“用的公费吧？”

我颓丧地点点头。

“你一星期了，花去多少钱？”她最后说：“另外找个地方拍豹的照片吧，玛撒马拉是找不到豹踪的。”

“什么地方有？”

“真要找？”她笑：“你相信我，就跟我走。”

我看出她眼中的自信，我不禁一呆：“到什么地方。”

“蒙巴沙。”她回答。

“蒙巴沙？南边的蒙巴沙？怎么去？”

“坐内陆机，四十五分钟。”

我的天！我心中盘算，内陆来回机票，出版社老板可没计算进去。

“那儿……真的可以见到豹？”我半信半疑地。

“你相信我，就跟我走。”她顿一顿：“我明天走，要拍豹的照片，就跟我走。”

她有一种令人怔愕的自信，这令我看住她，呆了半天。

“费用贵……”好久，我喃喃地：“我负担不起。”

“我不用你费用。”她立即说：“我本就回蒙巴沙，你负担你自己的机票和那边的酒店，我做你的向导，免费吧。”

带着怀疑，我看着她。

她是个什么少女？中国少女，为什么却对非洲了如指掌？

我对她怀疑，苦笑一下，歉意地说：“谢谢你的好意……我还是负担不起。”

她点一笑，耸耸肩，站了起来：“那就太可惜

了，我本可以帮你找到豹踪的。”

我看着她的背影离开大堂，一时失神……

第二天清晨，六点多，我只觉双眼昏花，神情低落。这是第七天了，最后一天，最后的一个机会——一切是个“0”。

中午，阿森把驰回“MARA AOPA”我准备用午餐。

车子在酒店门前停下，我已远远见到一个少女提着简单的行李，从酒店出来，正要登上门前的一架车子离去。

一见她乌黑的头发，我吸口气，直奔车子边去。

“你别走，蒙巴沙？你保证我看到野豹？”我喘息着，一连向她叫。

她回过头来，明亮的眸子向我深视。

“对，我走了，蒙巴沙，在那里，我保证可以让你见到豹。”她一连回答。

“等我……五分钟。”我直嚷：“我取了行李，跟你走！”

她带点惊讶，接着，露一丝可爱的微笑。

往蒙巴沙的是架小飞机，在机厢内直飞那南部的“肯雅”第二大大城市时，我心中才觉得自己过于冲动。

“我蠢。”我突然说。

个。”她转过脸来，带点意外诧异地望住我：“为什么

骂你自己蠢？”

“我不就该跟你走。”我说：“这一回不是公费，公费用光，我仍找不到豹踪，理应直接回去禀告失败，为什么掏自己的腰包去蒙巴沙？”

“因为你对我的话有信心。”她说。

“我对你没有信心。”

我惶然摇头。

“为什么突然对我失去信心？”

“我甚至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晓琪，姓肖。”

“我叫史德。”

“现在知道我名字了，对我有信心了？”

“还是没有。”

“又是什么道理？”

“我看过地图。”我举起手中的航空杂志：“蒙巴沙位于印度洋海岸，海滩上有野豹？”

她忽然一笑：“既然上了机，对我没有信心也已迟了，还是祈祷上帝，祝你幸运吧！”

我看看她，忍不住想笑，我苦笑说：“反正已打定输了，无所谓，搏一搏。”

蒙巴沙炎势，一片热带景色，椰树、碧海、蓝天。

我们雇了架车入市区，市区比不上奈罗比。坐在车里，我看看身边的晓琪，越加觉可惜

笑。

怎么跟她到了夏威夷情调般的海边来？这种地方有野豹，才是笑话。

也许，我应该在玛撒马拉。也许我把自掏腰包钱，多付两天的费用，我可能会遇上野豹。

这总比漫无目的地跟随一个陌生的女孩子到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来好得多。

车子经过市区，又驶出市区，接着到达海边。我向前一望，是个码头，码头边人山人海。

海面正有架渡轮泊岸，人群与车子都挤上船去，没想到，我们的车子也驶到渡轮上去了。

“蒙巴沙分南、北两部分，刚才我们在北，现在我们往南去。”晓琪向我解释。

“我总觉得跟你，越走越远，”我深深诧异：“找野豹，真要走这么远吗？”

“你对你仍存怀疑。”她微笑摇头：“事实胜于雄辩。你很快就知道。”

“告诉我一件事，可以吗？”我忍不住问：“一个中国女孩子，怎可能对非洲哪些熟悉？”

“我对非洲不熟悉，我对蒙巴沙熟悉。”她立即回答：“知道蒙巴沙什么地方有豹。”

“那你又怎可能对蒙沙巴熟悉。”我追问。

“整个蒙巴沙，只有三十个中国人，我是其中一个。”她仰起脸来，看看我，反问：“那么你说，我

应不应该熟悉？”

“哦……原来……”我恍然大悟。

“你可以怀疑我，就当我是欺骗你，捉弄你吗。”忽然，她一笑：“但是不用多久，你就会对自己说，你遇上我是你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

“哦……是吗？”我呆呆地。

“事实胜于雄辩。”她又说：“将来你就知道，我在尽力帮助你。”

“为什么你要尽力帮助我？”

“我在玛撒马拉注意了你一星期，天天看你失望而归。”

她笑，接着道：

“也许，因为我可怜你，也许，因为我喜欢你。”

“喜欢我？”

“我决定做一次救世主。”

她仰起脸：

“只助你这一次。”

渡轮已泊岸，由北岸到南岛，不用十分钟航程。车子从渡轮上岸，又飞速地向前直驶。

没有料到，南岸竟然有山。

司机驾车疾驶一个多小时左右，车子已在山上。自小路弯弯曲曲驶向山间，四处浓荫密布，自山上向下望，看到山边的深谷。

渐渐地，我开始相信这地方有豹踪了。奇怪，蒙巴沙近海地地方像夏威夷，一上山，却仍是原野森林。

“这是仙芭山，这儿是最多野兽出没的山。”晓琪告诉我。

车子驶到山间的路口，前面突然出现一道大闸口，闸口边有一幢大草屋，非洲型式。

一个门房迎了出来，见到晓琪伸手招呼，热裂欢迎。

晓琪向他叽哩咕噜说起“斯华希里”语言来。我终于相信她是这儿三十多个中国人的其中一个了。

那门房向晓琪攀谈一围，立即来跟我招呼握手。一跟着，他的手一招，闸口边驶出另一架车子，将我的行李由第一架车送上第二架车了。

“上车吧！”晓琪向我解释：“这是酒店的车子，我们再上山，就是酒店了。”

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种野林山谷内，竟会有酒店。

接待我们的酒店车子，在山林穿过，等到车子停下，我看到山林边有个黑皮的非洲人站在林边欢呼。

我与晓琪，我的行李已被他们扛肩头，抬起往林中的小道去。

晓琪边跟他们熟终地谈天，边示意我跟着他们

走。沿着林中小道往林子走，绕了一弯，我突然止步，在吃一惊。

只见前面浓林间，出现一间建在树顶上的酒店。

这一间酒店，全部用木搭成，竟搭在林子中的树梢上，规模极大。

“这就是非洲的‘树顶酒店’，”晓期跟我说：

“在这种地方，你才能见到豹，相信我。”

我看见这种阵势，才放下心来。

我心中感激她，这一刻，我开始相信她真的帮助我。

跟随着前面的两个非洲人，我们走过木堤。木堤也是搭在树上的，木堤尽头，就是树上酒店的人口。

晓期与我走进酒店，酒店经理在迎接。晓琪跟他叽叽咕咕地地谈论一阵，那个肤色漆黑的经理，不断地向我点。

“他会给你一个面向林子的房间，也是地位最佳的房间。”晓期说：“以便利你拍照。”我担心这里的费用，虽是树顶酒店，但从这里的陈设看，分明是个奢侈的消费场所。

正想开口问费，晓琪说：“第一晚，经理优待你，免费。”

“啊……免费？”我几乎呼出来。

“我告诉他，你倒霉，”晓琪说：“所以他自愿帮你一晚，今晚你最好看到豹，要不然明天要收费